



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

主编 金元浦

雨中听枫

程光炜 著

有力的暗示。现今的诗歌技艺意味着
将下一瞬间于般地深深植入。它同时
揭示事物“某—过程”中非凡的潜力。

中听枫历史在突然的逆转之中让我们茫然无措。同时又以巨大的反讽力量给人暗示。现今的诗歌技艺意味着
一个抒情的、解释学的、先锋性的瞬间记忆的“脱钩”。它是朝着诗人当下观念中下一瞬间于般地深深植入。它同时
证实一个诗人与一首诗的才赋的。不再是写作技巧方法的能力。而是他的敏感于事物“某—过程”中非凡的潜力。

文坛回忆与批评

湖北教育出版社



程光炜 著

雨中听风

文坛回忆与批评

湖北教育出版社

-37

I207.2
C74

2015.4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雨中听枫: 文坛回忆与批评/程光炜著. —武汉: 湖北

教育出版社, 2000

(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金元浦主编)

ISBN 7-5351-2825-4

I. 雨… II. 程… III. 文坛-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文集 IV. I2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501 号

雨中听枫——文坛回忆与批评

© 程光炜 著

出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发行科

地址 430015·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电话 83625580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通山县印刷厂印刷

地址 437600·通山县通羊镇南市路 165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9.5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4 千字

ISBN 7-5351-2825-4/H·104

定价: 18.50 元

本版图书如因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印刷厂调换

总序

金元浦

大化流行，阴阳衍变。我们正跨进一个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文化的世纪。

奇思穿云，文涛裂岸。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的创造的世纪。

大化弄人。当我们历尽艰苦厘定文学的审美内涵、文本核心、语言本体的时候，文学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迫不及待地跨越边界、扩展容量，并迅速转化。

文学以一种不容分说的姿态走向了文化。

文学批评因而也不由分说地进入文化批评。

短短二三十年，文化的媒体发生了多次革命性变革。从纸媒质革命、无线广播媒质革命、电视媒质革命，直到今天的多媒体互联网革命，文学与其

他文化类型的联通和融合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文学与电视（电视剧、电视小品、电视散文）、文学与电影、文学与通俗歌曲、文学与互联网艺术，浑然一体，难分彼此；文学与传播、文学与科技、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流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文学在萎缩，文学在沉迷……

文学又在扩张，文学又在疯狂……

面对当代文化的巨大变革，有人欢呼雀跃，欣然迎纳，视之为新世纪的福音。

面对当代文化的巨大变革，也有人忧心如焚，极力排斥，视之为妖孽鬼魅。

然而，不管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巨变是恶魔还是福音，它都是 20 世纪冷战结束后人类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与这一阶段的人类最重大的变革，如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变革、媒体革命、高科技与互联网、新经济浪潮与当代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的存在是形构当代社会体系与生活实践甚至制度构架的重要方面。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

但在理论研究领域，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却一直被正统文艺学或文化学特别是传统的学院研究放逐在理论的边缘，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低俗文艺形式，不具备理论研究的价值。或者囿于传统的学科划分和原有的学科界限，固守文学种类与体裁的藩篱，不敢越雷池一步。实际上，当代文学在实践中已大大突破原有的边界，向综合的交叉的新的文艺/文化方式推进。它与其他文艺形式和现代传媒结合，创造出了远远超过以往的大众文艺的新的文类与体裁，也借助现代高科技，创造出了新的更为普遍的传播方式。同时，电视文艺、大众音像、流行歌曲、综艺报刊文化和网络多媒体文艺等大众文艺形式实际上已占据当代文学/文化的重要地位，在现实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当代批评必须对此作出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

大化造势。如果说中国 20 世纪初叶经历的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旧置换，是一场具有中国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那么，以电子媒质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的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使人类具有了崭新的现代文化，实现了文化本体的更新发展和创新扩容，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伟大的文化革命。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传播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广泛地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术形式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

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

从纸介质的传播媒体向广播电视等电子介质的传播媒体转化，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飞跃之一。电子传媒比印刷传媒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文化的电子媒介化以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标志。它表现为艺术的传播越来越受到媒介工业技术和体制的制约。借助媒介，文化的传播的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效率更高。

涛头潮鸣，大化难违。

传统的神话已经远去，今天的神话是以电子媒介传播的当代文化。

今天的电子技术不仅为其使用者赋予了一个可以操作的空间，而且赋予了一个能够创造意义的空间，一个有着可能性及不确定性而有待填补有待扩展的空间，电子媒介不仅是意义的传送者，同时，它还是意义本身，它创造意义。媒介介入了艺术的创作过程，成为艺术的一部分。媒介创造了比现实更真实的“超现实”或“超真实”。

无疑，当代西方是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参照系，也是中国当代学术与理论的重要资源之一。西方与中国，构成了当代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基本张力结构。在我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所面对的问题、现状和视野与西方相当不同，因此，特定历史语境在这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定历史语境提

供了现有论题的问题域。它给出了问题的指向性，给出所设计、投射或筹划的问题的解决的趋势或方式。

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迈向文化研究的进程只能在中国当下的文化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和展开，当然这一语境中包含着开放的当代世界背景。

不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六洲歌头”取自宋词的词牌，原名是“六州歌头”，现改一字以求与此变化的世界相谐。歌头者，引子也，囑意抛砖引玉，以期我国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鸿篇巨制。

“六洲歌头”愿为新世纪文化的辉煌交响奏响序曲。

“六洲歌头”期待着我国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黄钟大吕。

应湖北教育出版社的约请，我邀集朋辈师兄王岳川、陈晓明、王一川、陶东风、周宁、周宪、程光炜共襄此举，编辑了这套“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后东风兄因时间不及而退出。这些学者都是文学—文化批评界富有影响的青年导师，学界才俊。他们文思敏捷，勇于探索，妙笔挥洒，新见迭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粹的学术成果。在此我对诸位朋友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还要对本套丛书责任编辑漆咏德博士表示诚挚的谢意。是他三次北上，运筹帷幄，也是他辛苦劳顿，编辑修改，终于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

谨为序。

2000年3月于北京海淀塔院姑妄斋

目 录

内 中 新 史

上编 雨中听枫 /1

陈独秀的晚年 /3

风中雨中听枫树 /7

在惊涛骇浪之间 /14

与珞珈同在 /20

老水手的歌 /25

燕山苍茫 /31

艾青在 1957 年前后 /36

张爱玲偶想 /49

书斋与街头 /53

吊诗人李白凤先生 /58

武大忆旧 /63

谈旧 /68

中编 同代人的哀歌 /73

走向幻觉之路 /75

不知所终的旅行 /78

散文中的文化遭民 /101

90 年代诗歌:叙事策略及其他 /116

恢复高考二十年祭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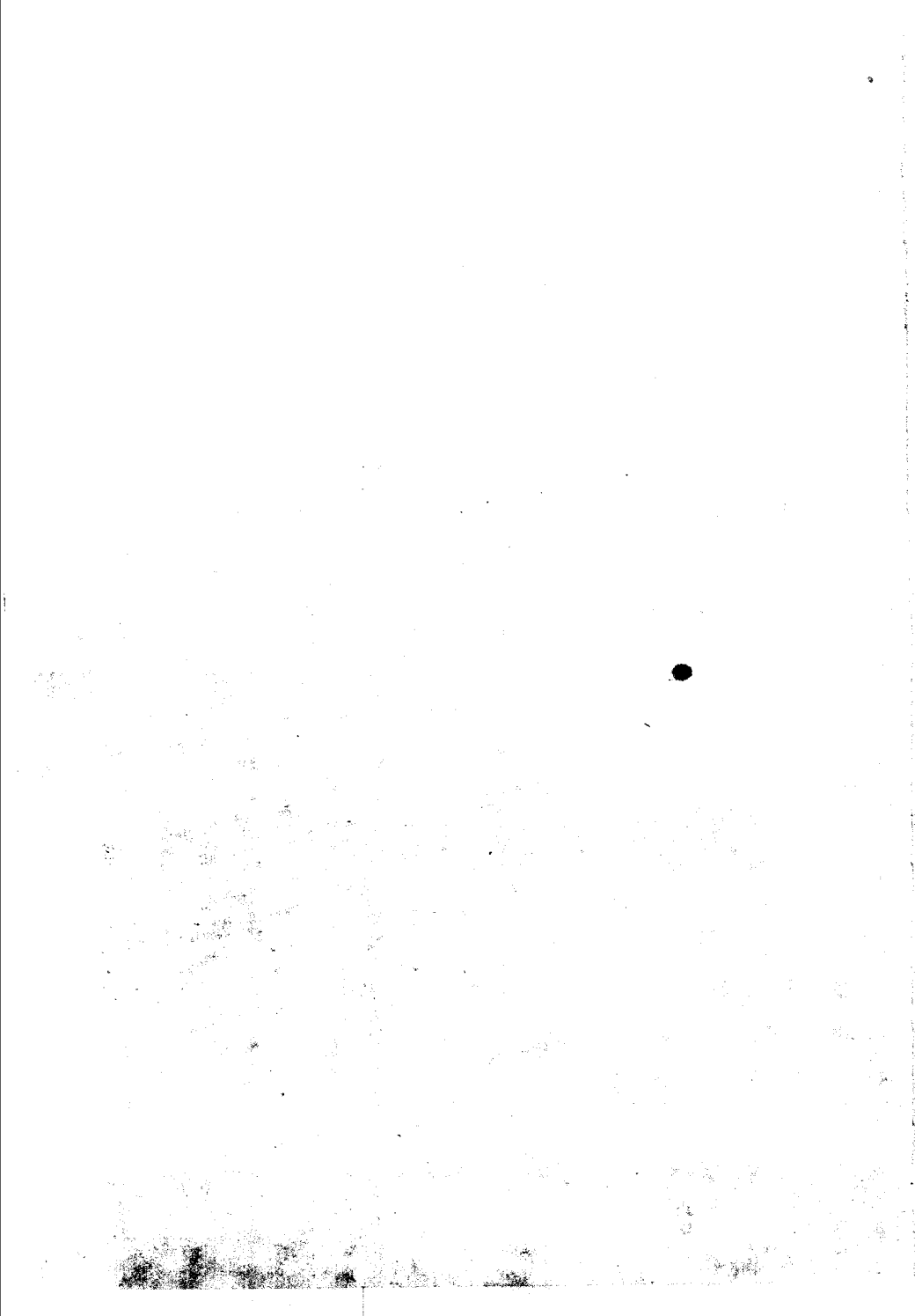
可疑的叙事	/138
文学史写作:怀疑、转向、可能	/143
死是容易的	/148
写作的寓言	/160
叙事及其他	/164
跨时代的写作	/168

下编 骑手在路上 /185

骑手在路上	/187
实验诗歌及其生命形式	/192
幻象:活的空间和时间	/207
关于麦子	/218
诗歌的语调	/223
闲谈近二十年来女性诗歌	/233
女性诗歌语言结构的功能分析	/241
在外白渡桥	/250
诗歌面向生存	/264
超逸的诗人	/269
黑土地的歌者	/277
后记	/290

上编
雨中听枫





陈独秀的晚年

近来杂览，感慨良多。五四新文化宿将陈独秀一生动荡，晚年因战祸蛰居重庆江津鹤山坪石墙院的杨氏山庄，其状况近于赤贫。可他耿介如旧，操守自珍，以张扬个性精神始，坚持独立人格终，在 20 世纪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堪称晚年未沾灰尘的几个人之一。

初抵江津，陈的境遇十分糟糕，如他给儿子陈松年信中所述：“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原先讲好移居江津友人邓仲纯先生之宅，因没有做好邓妻工作，人来了，她竟“闭门谢客”。幸承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接纳，方不致露栖野郊。四日后，又得东门郭家公馆房东同情，挪出楼房一间，住了进去，“聊以安身”。这番辗

转,直至移往江津中学教员杨宾淑祖屋杨氏山庄(距城约20里)才告结束。说是“山庄”,其实不过是破院陋屋。他与潘兰珍所住两间厢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泥地,若遇大雨,满屋漏水,景观难以想象。室内家具也极简陋,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旧书的箱子,惟满地堆积的各类典籍杂书及墙上“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拓片比较触目。战时物价猛涨,陈独秀先生十分困窘。在1941年11月22日致杨鹏升信中云,他家生活费达600元,“比上半年加一倍”,故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柏文蔚送给他的灰鼠皮袍被送进当铺,间或还给房东一些衣物。为防止中断炊饮,其妻潘兰珍在后院辟出若干荒地种菜。据现有资料,陈独秀入川之后,就无固定经济来源。除少许微不足道的稿费,主要靠友人及旧日学生和亲人接济,如“北大同学会”的捐赠,大姐家的偶尔补助,友好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等人的私人相等。这种迫于生活,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近乎靠别人施舍度日的生活,无疑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为缓解这一隐痛,他把书稿《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赠予北大,以资谢答。对其他亲友资助,则以字条、字联、碑文或金石篆刻相奉。在他不得不接受赠款的若干复信中,如下文字时常出现:“且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感无既,辱在知己,并感谢字亦不敢出口也”云云。这种感念与羞辱撕扯的难隐之情,在他晚年诗文里常有表露,如“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羨武荣碑”。在得知友好周光午、台静农、魏逢功等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之事后,又作诗赠魏云:“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默思五四当年,陈独秀与另两位影响风气的胡适、周作人相

约：同做超越各种政治力量之上人物，倡导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价值标准。卓然人格颇有既无古人、又无来者之高迈恣肆。然时过境迁，胡适正銜国民党之命在美国大使任上，周作人则为汪伪华北文化督办。当年慨诺，竟成一纸空文；同时人物，居然天地之别！世事之遽变反映在具体个体身上，责任是很难梳清的，执着探究，不免意味深长。按当时情形，以陈独秀无人望其项背的个人声望，无论如何也不致这般落魄。据《解放》周刊1938年2月29、30期载：1937年末，王明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声色俱厉地表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坚决反对中央在“三条件”下团结陈独秀等人抗日的方针。不久，康生以《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直接诬陷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当时舆论大哗，要求康出示证据，结果不了了之。又据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周恩来曾多次托人请陈独秀去延安。陈对友人朱蕴山说，那边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朱为之赋诗曰：“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蒋介石闻知派胡宗南、戴笠带上礼物私访陈独秀，表示要为陈恢复个人名誉。陈回避不谈，但对抗日表示了个人见解。戴笠将陈的谈话纪录呈蒋介石，蒋不由慨然：“陈的见解深湛，眼光深大。”之前之后，国民党方面多次以私人名义赠款陈独秀，但均遭拒绝。昔日学生罗家伦、傅斯年系国民党上层圈内人物，兼有学生与官方色彩，所送钱款不仅被陈坚拒，态度且颇冷淡，使二人下不了台。朱家骅后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托张国焘转赠，又遭拒斥；张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原由国民党教育部出版，还前后两次共预支他一万元稿费；因同陈立夫为书

名发生争执,书未出,一万元钱到他去世时也未动用分毫。他临终嘱其妻,不得在他死后以他个人声望乞求救济,一应自食其力。陈独秀晚年贫病交加,但为后人留下一身清白。更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5月13日,他死前半个月卧床握笔写下的最后一个字,竟是《小学识字教本》中的“抛”字。是他抛弃了身边轰然前进着的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抛弃了最早给它以真理和勇气的人?可惜实难向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逝者请教了。好在20世纪将去,21世纪已渐次走近,总会有好奇的人去索隐。